

啓功叢稿

陳垣題



中華書局

啓
功
著

啓
功
叢
稿

中
華
書
局

啓 功 叢 稿

啓 功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¹/₄ 印張·279 千字

1981 年12月第1版 1981 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012 定價：1.50 元

GDJ13/12

第一急就奇韻文字亦異羅列
 法物久姓字分別部居不雅
 前用日約 勉力務
 之必有嘉請近其章字延
 才術老壽定步子周子秋
 之行其字上昌周千秋
 高辟 第二節

松江本急就篇

第一急就奇韻文字亦異羅列
 法物久姓字分別部居不雅
 前用日約 勉力務

第一急就奇韻文字亦異羅列
 法物久姓字分別部居不雅
 前用日約 勉力務

偽宋叢帖尾款

玉煙堂帖

急就篇傳本考附圖

之類是也用字點畫的皆
 之氣是功可收之云至以法得
 其逆編子底正務探尋妙法
 有實之未及然後學於牛
 規之於手相源折之枝心貴安之
 勿理路之形心通披小
 心以筆世歸一信詞矣
 心法為性之正心源矣

停雲館帖刻書譜

孫過庭書譜考附圖

圖一

前 言

功幼而失學，曾讀書背書，雖不解其義，而獲記其句逗。曾學書學畫，以至賣所書所畫，遂漸能識古今書畫之真偽。又曾學詩學文，進而教詩教文，久而詩畧悟其律，文畧悟其法。究之，龐雜寡要，無家可成焉。

今謬承中華書局輯印拙作零篇，爲此小集，其曾單行成冊者，如《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不復闌入。筆濡穎泚，書此前言，忸怩之情，讀者不難燭照。

此冊所存，或以曾貢嚴師，蒙掀髯而頷首者；或以曾呈益友，見拊掌而破顏者。非敢炫其蕪篇，庶以銘斯高誼。

昔鄭板橋自敘其詩鈔有言：「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夫有鬼無鬼，爲變爲厲，俱非吾之所知；惟欲藉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屬無聊之作耳。

舊作沁園春一首題稿冊之前者，附錄於此，以當自贊。其詞曰：

「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閒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解

超。笑左翻右找，東拼西湊，繁繁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收拾起，一孤堆拉雜，敬待摧燒。」

一九八一年夏曆新春，啓功自識，時我生已入第七十年矣。

目 錄

《急就篇》傳本考	一
《平復帖》說並釋文	二六
《蘭亭帖》考	三一
「絕妙好辭」辨	四九
孫過庭《書譜》考	六〇
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	九〇
碑帖中的古代文學資料	一〇一
從河南碑刻談古代石刻書法藝術	一一三
山水畫南北宗說辨	一二四
庾家考	一三九
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	一四九

《石濤上人年譜》商榷	一六五
跋《鄴河伊拉里氏跳神典禮》	一七五
讀《紅樓夢》劄記	一八〇
《紅樓夢》注釋序	二〇〇
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	二〇九
一字之貶	二三七
《岔曲集》跋	二四一
《乾隆以來繫年要錄》跋	二四三
堅淨居藝談	二四五
漢《華山碑》之書人	二四五
記漢《劉熊碑》兼論蔡邕書碑說	二四九
《集王羲之書聖教序》宋拓整幅的發現兼談此碑的一些問題	二五六
武則天所造經	二六三
李白《上陽臺帖》墨迹	二六四

唐人摹《蘭亭帖》二種	二六八
宋拓薛紹彭刻唐摹《蘭亭帖》	二七六
顏書《竹山堂聯句》	二七八
柳公權《蒙詔帖》	二七八
唐蘇君墓志	二七九
李後主《臨江仙》詞	二八〇
董源《龍袖驕民圖》	二八三
米元章帖	二八七
米芾畫	二八八
米元章書《智慧清淨經》	二九一
談南宋院畫上題字的「楊妹子」	二九四
趙松雪行書千文	三〇〇
元人謄錄《趙府君阡表》趙孟頫改削本	三〇一
黃子久《秋山圖》之真偽	三〇二
文徵明之風誼	三〇五
董香光《雲山圖》	三〇六

黃石齋《墨池偶談》卷	三〇九
僞八大山人畫冊	三一一
談僞吳歷畫冊	三二三
記查王合作二幅	三二六
音布墨迹	三二七
記《棟亭圖咏》卷	三二九
劉墉跋唐人寫經	三三五
《藝舟雙楫》	三二六
《廣藝舟雙楫》	三二七
景賢買物券	三二八
記齊白石先生軼事	三二九
堅淨居金石書畫題跋	三三九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	三三九
《郭太碑》跋	三四〇
明拓《曹全碑》跋	三四一

明拓 [△] 曹全碑 [▽] 跋	三四三
漢二十四字吉語磚拓本跋	三四三
[△] 范式碑 [▽] 跋	三四四
跋舊拓松江本 [△] 急就章 [▽] (一)	三四四
跋舊拓松江本 [△] 急就章 [▽] (二)	三四五
跋舊拓松江本 [△] 急就章 [▽] (三)	三四五
明集珍樓摹刻 [△] 急就章 [▽] 跋	三四六
舊拓 [△] 瘞鶴銘 [▽] 跋	三四七
題 [△] 張猛龍碑 [▽]	三四八
[△] 張猛龍碑 [▽] 跋	三四八
淡拓 [△] 馬鳴寺碑 [▽] 跋	三四〇
初拓司馬景和妻孟氏墓志跋	三五〇
日本影印智永真草 [△] 千字文 [▽] 墨迹跋	三五〇
題懷仁集王羲之書 [△] 聖教序 [▽]	三五一
舊拓 [△] 昇仙太子碑 [▽] 跋	三五二
題唐李文墓志	三五二

《多寶塔碑》跋……………	三五二
《僧端甫塔銘》跋……………	三五三
唐人寫經殘本四種合裝卷跋……………	三五五
唐人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跋……………	三五六
唐人寫經殘卷跋……………	三五六
宋人無款墨筆《輞川圖》長卷跋……………	三五七
秋碧堂刻黃山谷書陰長生詩跋……………	三五八
趙子昂帖跋……………	三五九
明袁褰刻《閣帖》跋……………	三六〇
明拓泉州本《閣帖》……………	三六一
題祝枝山草書杜詩《秋興》八首卷後……………	三六二
題文徵明書七絕小幅……………	三六三
題僞作仇英《西園雅集圖》……………	三六三
題沈士充畫卷……………	三六四
詹東圖《玄覽編》跋……………	三六四
朱竹垞家書卷跋……………	三六七

朱竹垞	《梧月詞敘》	《手稿跋》	三六八
成容若	《手札卷跋》		三六八
	《棟亭夜話圖》	《跋》	三六〇
張見陽	《畫雲山袖卷跋》		三六一
詒晉齋書	《小園賦》	《卷跋》	三八一
題劉石庵書	《小楷袖卷》		三八二
題張廉卿書	《詩冊》		三八二
明高遜山	《竹譜》	《摹本跋》	三八二
寒玉堂	《草書詩卷跋》		三八三
友人鋼筆	《臨鄭板橋字冊跋》		三八四
臨宋拓泉州	《閣帖》	《題後》	三八五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三八七

——陳垣先生誕生百年紀念

《急就篇》傳本考

一 緒論

古小學書，如《蒼頡》、《爰歷》、《博學》、《凡將》諸篇，皆已散失，惟史游《急就》至今尚存。《漢志》曰：「《急就》一篇」，又曰：「史游作《急就篇》。」《四庫提要》據夏侯湛《抵疑》及《北齊書》之語，謂或有篇字，或無篇字，初無一定。又據《隋志》及《魏書》所稱《急就章》，謂改篇爲章在魏以後，其說是也。《魏書》三十五《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又云：「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可知指全篇者稱篇，指裁割者稱章。後世不知其別，誤以章代稱篇耳。所謂改篇爲章，謂其名稱，非謂裁篇成章也。拙撰此文，於篇字章字，亦隨分稱之，而不拘泥焉。其書《漢志》謂皆蒼頡正字，晁公武謂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者。後世所見，多爲章草寫本，於是原本字體，爲隸爲草，遂滋聚訟。

王愔曰：「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而粗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此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見張懷瓘《書斷》上。一似史游爲作草書始撰此文，懷瓘復執其說，謂史游卽章草之祖。惟蒼頡正字，當非簡墮之體，而縱任奔逸，豈可以教童蒙。且篇中明言用日約少誠快意，可見急就之義，猶今言速成。顏注學僮急當就此奇好之觚，及晁

氏所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諸說，尚失命篇之旨，況指爲書寫之迅疾乎？此情理之未安者。至其言漢人草書之狀況，則確切不移也。

《玉海·急就篇》羅願跋謂：「游當孝元時，去李斯等已遠，獨能取《蒼頡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自東漢杜度張芝善隸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爲章草，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書之意。」後署淳熙十年。其說雖較密，顧南宋去漢已遠，杜張始用草體以寫《急就》，未之前聞。張芝殘字，無論真贋，黃伯思《東觀餘論》尚一稱之；杜度所寫，諸家著錄從無及之者。蓋王愔嘗言：「杜度善草書，見稱於章帝，詔使草書章奏，張芝喜而學焉。」亦見《書斷》。乃論章草名稱之源，非謂杜張始寫此篇也。所疑固近理，所斷則終嫌無據。

近世西陲出土漢人木簡，其中《急就》諸簡，皆是隸書。然此數簡，固難概當時衆本，不得謂漢人寫《急就》絕無草書者，但足證漢有隸書之本而已。余妄度之，漢人所傳，或有二種，隸書本所以便童蒙之誦習，草書本則兼資以識草體。抑或有人欲集草字於一編，藉《急就》之文，以爲貫索，惟亦不出兩漢之世。不然後世遂寫，何以必作漢時解散隸體之章草，而罕作上下牽連之今草乎。

近世西域出土晉時文書殘紙，中有《急就》一紙，正面豎直行欄，欄內書《急就》首章，隸書草書各四行，見日本出版之《西域出土之木簡及殘紙》一書。可見二體並列之本，晉時已有。

唐時日本僧空海嘗以今草寫《急就》，墨跡尚存。觀其寫孫過庭《書譜》，草法字樣，與孫氏原本迥不相侔，乃知《急就》之作今草，亦非有所受，蓋但憑己意錄文。《急就》之今草寫本，世傳只此一卷而

已。至於真書寫本，近有吐魯蕃出土高昌人寫本殘紙數片有注，蓋北朝人舊注本，今藏新疆省博物館，尚未發表。今日所見，全文唯顏師古注本。顏注自稱舊得皇家、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篇本，備加詳覈，足以審定。是顏注正文，直四家草書本之綜合釋文耳。夫皇鍾衛王，書家也，其寫此篇，未必用以誦習，殆亦以其爲草字之淵藪而書之，如後世習書，以今草寫《千字文》、《禮部韻》之意也。然則史游之書，不隨《爰歷》、《凡將》俱亡者，正賴書家習草，爲之傳寫。王愔張懷瓘之誤以撰文及創作草書併爲一談者，殆由只見草書之本耳。

今世所傳，以章草寫本爲最多，故校訂所資，自以章草本爲用最巨。其本，來源既古，居今視之，其用有二：一以考證漢人小學之書，一以研究書體沿革。蓋書契以來，古今數變，隸草之間，其變尤劇。趙壹所詆「刪繁省難，損複爲單」者，正草書之特點。簡墮俗中，視爲至便，無待勸勉，而風行無礙者也。況夫後世今草，又復淵源於此。藉使漢人隸書之本，一旦盡出，考訂《急就》文詞者，不復借重章草之本，而研究字體者，猶將有所取鏡也。

至於章草得名之由，亦有數說。章帝所作之說，固最無稽，起於寫《急就章》及通於章奏二說，古今學者多所辨駁。究以何說爲長，則更僕不能終，又非蒙撰此篇之旨，容別論列。總之漢人於粗書之字，但稱粟書、草書，其加草字，必在今草既行之後，爲其足以取別於今草，故至今猶沿用之。拙撰《古代字體論稿》中曾詳論之，可互證。

余嘗蒐求衆本，兼考舊說，見昔賢所校，往往但據一二古本，遽加論定。王靜安先生《校松江本急